

总主编 贾平凹 蒋惠莉

本卷主编 李 星 李国平

陕西文学

(1954—2014)

作品选

长篇小说卷

(八)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陕西文学 长篇小说卷
(1954—2014) 作品选
(八)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: 1954 ~ 2014. 长篇小说卷:
全 8 册 / 贾平凹主编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5
ISBN 978 - 7 - 224 - 11465 - 2

I. ①陕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—陕西省 ②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8.41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8186 号

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 (1954—2014)
长篇小说卷 (1—8)

总 主 编 贾平凹 蒋惠莉

本卷主编 李 星 李国平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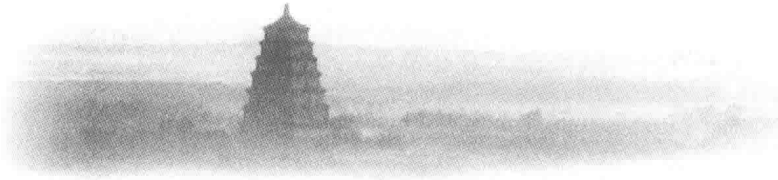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252 印张 16 插页

字 数 354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1465 - 2

定 价 780.00 元



目 录

- 马玉琛 · 金石记（节选） / 1
- 安 黎 · 时间的面孔（节选） / 54
- 秦巴子 · 身体课（节选） / 80
- 方英文 · 落红（节选） / 109
- 李春平 · 步步高（节选） / 139
- 王 海 · 城市门（节选） / 168
- 高 鸿 · 沉重的房子（节选） / 190
- 周瑄璞 · 夏日残梦（节选） / 220
- 徐剑铭 · 死囚牢里的陪号（节选） / 246
- 向 岛 · 沉浮（节选） / 308
- 吴文莉 · 叶落长安（节选） / 334
- 韩晓英 · 都市挣扎（节选） / 360
- 裴积荣 · 祝君晚安（节选） / 388
- 唐 卡 · 盛世恋（节选） / 443
- 杨则纬 · 我只有北方和你（节选） / 478
- 赵 丰 · 小城文化人（节选） / 515

- 周 矢 · 书香门第（节选） / 546
- 陈 彦 · 西京故事（节选） / 573
- 唐云岗 · 城市在远方（节选） / 600
- 李康美 · 天荒（节选） / 627
- 王妹英 · 山川记（节选） / 652
- 吴梦川 · 完美的花朵（节选） / 689

金石记（节选）

马玉琛

【作者简介】 马玉琛，1956年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作家协会理事，西安财经学院文学教授。长篇小说《风来水来》获陕西作协首届吉元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金石记》入选“阅读中国——当代文学精品500部（数字）工程”；2009年获第二届陕西文艺大奖，2010年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，2011年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九

齐明刀领着师傅货郎苗和杨老汉坐长途汽车到西关车站。下车时齐明刀从货架上卸下货郎担，要替师傅挑着。师傅坚持不允：“我这肩膀挑这货郎担已经挑了大半辈子，一时不挑着，走路都打趔趄哩。”齐明刀拗不过师傅，只得由他挑着。不过，齐明刀看到：师傅的背明显驼了，腿明显罗圈了。长袍底下的两只腿，远没有当年迈得欢快利索了。杨老汉一旁说：“你师傅货郎苗是铁肩担道义，一担担到底。”齐明刀惊奇养牛的杨老汉说话有学问，心里愈发觉得杨老汉不是一个寻常老汉。

杨老汉边走边掐指算着：“芒种芒种，收麦种秋，紧紧火火，便到夏至。今日的确是夏至。”

齐明刀说：“对着哩，是夏至，郑四爷新茶楼开业大典就在今儿。郑四爷和金三爷专门派我去接你和师傅来参加新茶楼开业大典。我唯一不明白的是，开业大典为啥偏偏选在夏至这一天呢？”

杨老汉把旱烟袋在空中抡着，沉思片刻说：“兴许是取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中夏长之意。长即长，长即长，长长长长，长长长长，绵延不息。”

齐明刀觉着杨老汉说得有些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和郑四爷想的吻合不吻合。

这时，货郎苗突然打响了货郎鼓，随之高声唱了两句：“搭镰割麦忙种秋哎，夏至日摇摇晃晃进了长安城。”

苍凉幽怨的鼓声唱声不光把安远门城楼上的马燕惊得漫空飞旋，还招惹得一街两行人驻足观看，仿佛长安城里来了三个上世纪的怪物。

三个人并不理会一街两行人驻足观望和议论，径直进了安远门，直奔长安西市而来。

杨老汉：“岁月跑得快，世事变化大，长安城已经不是小时候记得的长安城了。”

货郎苗：“是呀是呀，国子监变成了大学府，骡马市变成了汽车行，肉行变成了红灯区，青楼变成了足浴房。”

杨老汉：“货郎苗倒是像新媳妇回娘家，时常回长安城转悠转悠。”

货郎苗：“年轻时隔三岔五，中年时一年半载，现时老了，腿脚不灵便，好几年没进长安城了。”

三个人一路走着，忽然听到几声雷响，抬头看，看到大片大片的乌云正从头顶往长安城东南方飘去。谚语说：云朝南，水漂船。三个人加快脚步，想在雨落之前赶到新茶楼。但是暴雨还是比人的脚步快，稠密的雨点子黄豆豌豆似的砰砰啪啪砸落下来，砸在街面和街两边的楼顶上。街面很快积起水洼，雨点子在水洼里打起无数水泡，跟在后面的雨点子再把水泡打破，水泡里蒸起团团白气。

三个人并没有停下来找地方避雨，而是加快脚步，或借楼檐掩护，或迎着飞蝗一样的雨弹往前冲。冲到西市西头拐角的新茶楼前时，三个人的衣服早已湿透。

三个人并没有急着拥进新茶楼躲雨，而是挤到街对面的楼檐底下的人丛里，隔着雨幕欣赏新茶楼。湿就湿了吧，落汤鸡就落汤鸡，人跟新

茶楼一样，立在世上就得接受风雨洗礼。

新茶楼的台基一应的青石铺就，台基上匀布九个六棱雕花石础，石础上九根朱红木柱直竖而上，撑顶住一层楼顶。九根朱红木柱间，八扇木雕莲花门窗统统打开，以示八方来仪，开门大吉。门窗中间皆镂空，门下依次雕刻姜太公垂钓、秦始皇兵马俑、苏武牧羊、陶潜采菊、太白醉酒、灞柳春风、华岳仙掌、终南积雪图。

九根朱红木柱撑顶着的翘檐上方，又临空竖起八根廊柱，撑起第二层歇山屋顶。歇山屋顶四面缓坡，四角鸟翅一般飞翘而起，上面铺着琉璃碧瓦。屋脊东首，琉璃鸱吻昂首东望，像是要隔着重重雨幕望见浓云背后的太阳。屋脊西首空着，没有鸱尾回应。

通体看去，整个茶楼为九柱落地，八柱擎天，四檐飞翘，鸱吻鸱尾呼应。万分遗憾的是：屋脊两端，只有鸱吻，没有鸱尾，呼而不应。

暴雨打到了二层歇山屋顶，砰砰响着汇成雨线，顺檐垂下，滴落到一层楼顶，却不见流落到街外面来。众人纳闷：这满楼雨水，流到哪里去了呢？

杨老汉一手抹着脸上的雨水，一手拿烟袋指着新茶楼慨叹：“美，真真正正的美！这一楼跟我家当年的房子一样美，这二楼比我家当年的房子还要美！”杨老汉激动地说着，用抹脸上雨水的手紧紧握住齐明刀的手：“我的琉璃鸱吻和《营造法式》没有白给你，你把我老汉小时候的生活复活了，把我家的房子重修了，而且修得更美更好哩，只可惜……”杨老汉用烟袋指着屋脊东首的鸱吻，眼眶里噙着泪说：“可惜只剩下这只鸱吻，而那只鸱尾，却让人打碎了，永远地打碎了，不得全乎了。”

货郎苗站在杨老汉身边，眯眼凝望着风雨中的新茶楼。货郎担沉沉地坠在两边，货郎鼓僵在手中，没有敲出声音。

客人中有人疑问：“这么好一座茶楼，咋既不挂匾，又不立望子呢？”

说话间，频频着颔、穿着青布对襟短衫、双手捧着核桃壶的郑四爷走出门来，立在青石台阶上朝街对面楼檐下和雨地里的客人打拱，请客

人快快进茶楼去。

货郎苗这才举起货郎鼓当空摇了几下。尽管货郎鼓被雨水淋湿声音有些发木，但郑四爷还是听到了。郑四爷忙冒雨穿过街心来迎接：“货郎苗呀，金三老想你想死了，这阵儿正在茶楼里等你哩。齐明刀，这位是杨老先生吧？”

杨老汉摆摆烟袋：“不是先生，是养牛的。”

“哈哈，养牛的老先生，请吧！”

几个人随一群客人一起拥过街心，连踏三级青石台阶，心中顿时生出连升三级的美妙感觉。

进中间两道门，是一幅巨幅屏风做的照壁。屏风是硬质槭木，四周是圆裹圆的边，中间浮雕陆羽品茶图。陆羽幞首当头，玉带束腰，长袍带风，昂坐品茶，大有茶圣的气韵和风度。

众客人隔屏风照壁听到大厅里边传来潺潺水声。那水声若终南山沟涧间的溪水，沿山石跌宕而下，声若金玉灵石碰撞鸣响。众客人循声转过屏风照壁，豁然看见一番别致景象。

大厅中央，是一个正方形水池，水池往上，正对着一个偌大天井。天井立在一层楼上，八柱耸立，斗拱勾连，擎撑着二层屋顶。八柱间通风透天，二层屋檐雨水汇积分流，流落到二层楼顶。二层楼顶外高内低，故而雨水不流向街面，而是形成中空的四面水帘，迎风摇摇落地垂滴到水池中。水激水活，水激水响，泠泠地似金玉相撞，如丝竹和鸣。

隔水帘往池中望去，影影绰绰，模模糊糊能看到池中心立着一块石碑，石碑上蒙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绸布。石碑蒙着湿漉漉的红绸布，活像顶着红盖头的新嫁娘。

杨老汉仍然激动着，赞叹着：“美，真正美！比我家当年的房子美多了！夏至落雨，天遂人愿！”

客人到得差不多了。齐明刀用眼神跟那些认识的人打过招呼，金三爷则快步走过来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紧紧抓住卸了担子的货郎苗的手臂，用力摇了半天。那情景，活像一个大孩子抱住一棵枣树用力摇晃，非得

要把枣子摇落下来才善罢甘休。

冯空首过来，对齐明刀介绍说，董五娘身边那位，是她丈夫，长安城文物局局长金柄印。金柄印旁边，是长安城京兆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元祐。宋元祐身后，跟的是部下肖黄鱼。郑四爷面情大，红道上人也来哄场子。齐明刀听着，把客人模样一一记在心里。

陶问珠若一只蝴蝶，款款地滑飞过来，站在齐明刀身边，翡翠耳坠一隐一现，眼睛在秀发丝中一亮一闪。陶问珠朝人丛最前面努努嘴：“喏，你不是想见唐二爷吗？那不是。站在他旁边的是他太太周玉簪。”

唐二爷是位正值盛年的男子，身材魁梧，一张脸活像刚从模子里铸出来的铜像，向外散射着古铜色的光芒。脖胸间露在衣服外面的肌肉也闪烁着富于金属质感的光泽。只见他双手背后，昂首挺胸站着，眉宇间闪现着凌人气度。

唐二爷的太太周玉簪生得面庞丰润白皙，双层下巴富态圆满，一双杏眼漆黑明亮。高高绾起的发髻上插一根纯金扁簪，耳朵下荡一对祖母绿坠子，胸前挂一颗红宝石朝珠，手腕上套两个麻花翠镯，绣鞋上一边缀一颗玛瑙扣子。仿唐圆领对襟长披衫底下，裹着成熟女性的身段。臂弯间挂个大挎包，见有人注意她，便适度地朝丈夫跟前靠近一碎步。

众客人聚站在石碑水帘前，等待着长安城古董行当坐头把交椅的杜大爷的到来。

金柄印说：“每次开会，代表和部下早早到齐，最高首长才挥手进来哩。代表和部下一见最高首长挥手进来，呼啦一下全站起来拍巴掌。”

宋元祐往这边看着唐二爷，说：“对着哩，金局长观察得仔细，描述得准确，市长没来，副市长就得等着。”

唐二爷这厢里想：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是有所指哩，干脆说杜大爷没来我就得等着得了，何必绕弯弯肠子哩。

说话间，门口的人群忽然让出一条道来。街上的风从人群让出的道儿吹进来。齐明刀闻到风中渗溢着一种淡极淡极的幽香。

幽幽香味引导一个人，顺人群让出的道儿往这边移动。这人是个人

轻的女子。

这女子穿一袭素面拖地百褶裙，胸前抱个陶罐，款款地走到水池边，转过身，浅笑着背靠水帘站着。齐明刀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这年轻女子。年轻女子站定了，齐明刀的目光也站定了。齐明刀心里忽然跳出一个词：陶罐女。陶罐女的秀发拢在脑后，发间扎条红额带，额带绕过脑门正中的地方缀一颗鹅黄色柿蒂形美玉。陶罐女头略一转动，那鹅黄美玉便闪出一片荧光。荧光下，一双静谧幽怨的月亮眼流溢着冷艳的顾盼神情。

齐明刀在心里将陶罐女和雍容华贵的周玉簪比，和沉静而古气盈然的董五娘比，和秀发飘飘面庞朦胧的陶问珠比，结果把自个儿比痴呆了。

齐明刀觉得后腰被谁捅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是陶问珠。齐明刀的脸唰一下红得像猪肝一样。齐明刀在被人发现隐秘的惊慌慌乱中叫了一声杜大爷。

“那不是杜大爷，是楚灵璧。”

“楚灵璧？”

“杜大爷的学生、书童、丫鬟、侍女、忘年交、全权代表……咋称呼都合适又都不合适。杜大爷到公开场合，她必陪着。”

“你是说，她出现，杜大爷就跟着出现。”

“按常理是。”

楚灵璧说话了：“杜大爷不能来了。”

声音不大，像谁敲响了挂在屋檐下的铜风铃，那充满金属质感和音乐性的声音穿透空气，清悠悠地在茶楼里传荡开来，那声音要比水帘滴落到水池里的泠泠水声好听十倍。

“啊，杜大爷不能来了？”

“不来了？咋能不来了呢？”

“有啥要紧的事缠身绊脚呢？”

“再忙也得抽半个时辰的身。”

“这种场合，少了他还有啥意思呢。”

“架子大了，请不动了！”

.....

“杜大爷让我转达他的歉意，并让我代表他来恭喜祝贺郑四爷新茶楼开业大吉！”

郑四爷：“杜一老有啥紧事脱不开身？”

“杜大爷本来要来，可美国来了个考古代表团，长安城的官长请他作陪，还说要商谈正事呢。”

一直没说话的唐二爷表示理解地说：“原来有重要的外交公干哩。”

美国考古代表团来长安城访问的事，金柄印早已知道。但他没有料到：他个文物局局长都没资格作陪，杜玉田个老家伙却被请去了。哼，杜玉田老儿，罪该万死，退了休离了位不在岗了，还事事高出我金柄印一头，真正要气破我肚皮了！金柄印满肚子生着嫉妒杜大爷的气，嘴上却附和唐二爷说：“杜一老是以国家大事为重嘛。”唐二爷内心鄙夷道：呸，杜一老是你称呼的么？

郑四爷见良辰已到，把核桃壶往空中一举，洪亮着声音说道：“既然杜一老让楚灵璧代表他，那就请楚灵璧来揭牌吧！”

金柄印身边的宋元祐说话了：“没瞧见政府各项大工程竣工剪彩，都是由最高官长来剪，最高官长若是不在，就由二官长来剪，若是二官长也不在，就由三官长来剪。这新茶楼，咋说也是长安城古董江湖上数得上的大工程，杜一老不在，就该又唐二老来揭牌，咋说也轮不到由一个黄毛丫头来代替杜一老揭牌，坏了规矩嘛！”

说到郑四爷心里去了。郑四爷在长安城繁华西市这坨地方和这份产业是祖上留下来的。“三大改造”和“社教”运动时，这坨地方和产业均被没收。郑四爷的父亲为保护祖上留下的私产，腰被打断三节，临死前拉住郑四爷的手说：儿呀，大就剩下一把核桃壶给你了！说完含恨而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不久，郑四爷向政府讨要祖上留下的家产，说父亲的腰断了三节，我的腰也准备断三节。结果腰没断为三节，三亩六分地归还一半，外加旧茶楼。四爷讨旧茶楼时重操旧业，攒下银钱，要重修新茶楼。

不要小看郑四爷个颀颀颀，上面能蹲三个核桃壶，可里面尽是文话儿。重建新茶楼时，他不停念叨：汉武帝大修未央宫，用木兰做椽檩，文杏做梁柱。椽台、窗壁、柱础、栏杆全部精雕细刻各种华饰，还用黄金做壁带，再把和氏玉石点缀其间。就连台阶儿，也全用玉石铺砌。清风吹来，满宫满殿金声玉振，你瞧那是啥火色？太宗李世民盖的长安城咱就不说了，给他修的昭陵，跟他住的皇城宫殿相差无几。陵前朱雀门内的献殿，主脊两头装饰的鸱吻鸱尾，就有一米半高，听说是鎏金的。那是国宝，咱弄不来。好在咱不是皇上，不是天他儿子，咱一不修生时住的宫殿，二不修死后睡的陵园，咱盖的是茶楼！咱不和皇上比，咱只和长安城同道上的人比。咱的茶楼总得跟杜一老的半坡马厰和唐二老的宝鼎楼差不离吧！咱就是揭开家底，穷尽毕生精力，也要把新茶楼盖成长安城的头一份。多亏齐明刀和养牛的杨老汉。琉璃鸱吻虽然比不上昭陵献殿上的鸱吻高大华贵，却也出自唐人之手，带着唐人的精气神。鸱吻里珍藏的古楼营造法式图，虽不是唐时的，却含着唐风唐韵。这样的宝贝，连同黄花梨雕花屏风，让齐明刀给弄来了。新茶楼有了着落了。郑四爷一边啜核桃壶一边展看营造法式图，一连看了三天三夜，才看出门道，才构思出自个儿的修改方案。郑四爷请长安城最好的设计师，按图勾勒，照自个儿的设想改造，然后请长安城最好的工匠，大兴土木，重盖新茶楼。

三个月零三天，新茶楼竣工。

宋元祐一席话，正说在郑四爷心里，郑四爷便用眼睛征询唐二老的意见。

唐二爷非但不觉着宋元祐的话在理，反而觉着那话是冲他说的。咋哩，把官场上那一套搬到咱古董道儿上来，坏咱古董道儿上的江湖规矩哩！

唐二爷稳站不动，望着水帘前的楚灵璧说：“还是由楚灵璧揭吧，楚灵璧揭就等于杜一老揭。这是代表，不是代替。”

唐二爷说话声音不高却底气十足，话虽说得轻描淡写，实际上却是发出了不可变更的命令，说完率先鼓掌。他一鼓掌，金三爷、董五娘、

周玉箸和秀水以及所有客人便跟着鼓掌。

掌声一响，郑四爷和楚灵璧便没有退路了。郑四爷再次上前邀请，楚灵璧见实在推不过，便慢声细气地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代杜大爷行揭碑之礼吧。”说着放下陶罐，踏上水池台沿，双手分拨草丛一样分拨开水帘，闪身进去，揭去石碑上红绸布，石碑上立时现出三个描金大字：四水堂。

楚灵璧旋身出来，一边抖落掉脸上衣裙上的水珠，一边把红绸布交给郑四爷，自己再抱起陶罐站在一旁。

郑四爷把红绸布往腰间一系，举壶高喊：“放炮！”悬在梁间的几挂万字头鞭炮立时砰砰啪啪响作一团。人们的脚底下很快积起寸厚的炮皮。众客人踩着炮皮，拥着挤着争相观赏石碑和石碑上的字。郑四爷得意地解说：“四水堂自然是请杜一老题名书丹，碑自然是请长安城郊最有名望的老石匠雕刻勒石描金的。”

新茶楼名曰四水堂。

金柄印挤到人丛前边，隔着水帘望那石碑，石碑上三个金字在水帘里晃晃地动着。金柄印望了片刻，说：“杜一老的字，没一笔可以弹嫌的。只是这四水堂……”金柄印望着天井四檐的雨水，汇成水帘，叮叮咚咚地滴落到水池中：“是不是四水到堂的意思？”

金柄印身边的宋元祐立时接过话茬：“是四水到堂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。”

唐二爷背着双手，也在侧头隔水帘看石碑上的三个描金大字，听到金柄印和宋元祐这样说话，鼻子浓重地哼了一声：“乌鸦嘴念唐诗，臭了意境儿。”

乌鸦嘴念唐诗，臭了意境儿一句话，把金柄印和宋元祐脸说红了，宋元祐虽然怒目瞪着唐二爷，身子却藏到金柄印后面去了。

唐二爷望一眼抱着陶罐的楚灵璧，又看一眼金柄印和宋元祐说：“东汉时有个杨震，人称关西孔子，这人为官清廉，从不收人贿赂，有个县令不信，深夜抱了一坛子金银送他，他坚持不受。县令说我三更半夜而来，无人知晓。他说你三更半夜而来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能

说没人知晓呢？县令面红耳赤，答对不上话来。后来杨姓人便给自家起了个堂号，叫四知堂。而今给这茶楼起名四水堂，也肯定有个说头。”聪慧的楚灵璧会心一笑，嘴唇轻启，铜风铃一样的声音便传开来：“终南一滴水。”

唐二爷随即接道：“万古流到今。”

郑四爷一举核桃壶：“壶小乾坤大。”

金三爷嗅一嗅鼻烟壶：“楼中日月长。”

楚灵璧代表杜大爷，长安四老，一人一句，凑到一起，倒颇像是一首诗。齐明刀揣摩诗中意味，大约便是四水堂的意味。那意味博大丰厚深远绵长，三言两语难得说确切。长安四老就是有学问，说出的意味儿就是比“四水到堂”和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中听入耳。齐明刀再看金柄印和宋元祐，两个人羞惭得简直无地自容。尤其是那个宋元祐，已经羞惭得愤怒了，愤怒地在金柄印身后仇视着唐二爷。那模样，那仇恨，不是八代的冤仇，就是偷用了他的老婆！

揭牌仪式结束，郑四爷便领着众客人往里走。走到四扇屏风前站住，让大伙观赏。齐明刀和杨老汉认识这四扇黄花梨木四君子屏风。郑四爷让人修补刷新过，立在这里，新的一般。

称赞声中，郑四爷又领客人绕过屏风往里走。原来这屏风后面是一洞圆月似的雕花木门。进门是正堂，堂前供着茶神陆羽像和他的名作《茶经》。像两边挂一副紫檀木镶玉字对联：“三癸亭上三绝称，长安楼间常年香。”齐明刀不明白上联的意思，便问身边的冯空首，冯空首连连摇头。又扭头问陶问珠，陶问珠模棱两可地说：“可能与茶圣陆羽有关吧。”

郑四爷领众客人拜过茶圣陆羽，这才进入二楼左首的大包间。大包间窗户向着茶楼后院，里边贴墙壁立着玻璃橱柜，橱中陈列各式紫砂茶壶，色彩有：海棠红、枣红、朱砂紫、葵黄、墨绿、白砂、梨皮、浇墨、沉香、水碧、冷金、闪色、葡萄紫、榴皮、豆青、琅玕翠、铁灰铅……式样有：明代供春六瓣圆囊壶、树瘿壶、董翰菱花壶、时大彬僧帽壶、菱花八角壶、玉兰花壶、徐友泉扁觥壶、陈仲美束竹紫圆壶、清代

陈鸣远岁寒三友壶、梅千壶、瓜棱壶、陈鸿寿曼生壶、杨彭年书画筒形壶……不一而足，应有尽有。包间中央摆两张八仙桌，每张桌四边配八把古椅。首席上坐是交椅，其余是官帽椅。

在这种场合，是不能乱坐的，座次排得井然有序，跟国务院开会一样。首席上座杜大爷，杜大爷没有来，由楚灵璧代表。楚灵璧代表杜大爷来茶楼，却不代表杜大爷落座。她把交椅往后移一移，自己抱个陶罐立在原来放椅子的位置上。二座唐二爷，三座金三爷，四座郑四爷。郑四爷也把椅子往后移一移，站着招呼大家，算是敬意。五座董五娘，六座让不愿拆伴的金柄印捡了便宜，七座周玉箸，末座货郎苗。

次席上座杨老汉，二座京兆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元祐，三座秀水，其余齐明刀、冯空首、陶问珠等依次而坐。排不上座位的，便拣空地儿立着。

齐明刀虽然屁股落座，眼珠儿却留在玻璃橱窗里，鼻子却闻着楚灵璧带进来的淡淡幽香。

这时，首席三座的金三爷亮着嗓门喊：“快快快，开始吧，茶瘾都抗掉了。”

金三爷这一吆喝，斗茶开始了。

古时候斗茶，是客人各带茶叶，分别候汤、点茶，让大家品尝，然后论定高低。延至今日，斗茶已经演变成斗茶具了。茶叶嘛，由郑四爷统一提供。郑四爷将上好的西湖龙井、黄山云雾、武山银毫、福建乌龙、紫阳毛尖等新茶各装一小罐，让茶童端在一旁伺候。而开首第一壶茶，用的是东坡提梁壶，冲的茱萸簪掺菊花茶。

郑四爷引着茶童，来到楚灵璧身边，恭敬地道：“小灵璧，请亮盅儿，替杜一老饮首盅儿。”

金柄印暗道：杜玉田老儿，人不来也要占头一份！

楚灵璧不慌不忙，从陶罐底下顺出一方古朴苍拙的陶砚，放到桌边说：“杜大爷说，他的茶盅再好也好不过你郑四爷，就让我带这方陶砚来，权当茶盅，请大家用此品茶。还说喝茶就是喝墨水哩。”

瞧杜大爷说得多好，招出得多妙！

郑四爷将核桃壶藏进袖中，从茶童手中的茶托盘上提起东坡提梁壶，欲往陶砚中注茶水，不承想被楚灵璧拦住了：“终南山神仙溪的甘泉水吧。”

郑四爷得意地回道：“那还用说。我家茶楼每天雇一匹骡子两匹毛驴往返终南山，专门驮终南山神仙溪的甘泉水哩。”

楚灵璧：“杜大爷说，今日开张大吉，头遍茶省下你的甘泉水，用他贮的水。”说着把陶罐往前举一举。

众人惊奇：赠一陶罐水？

楚灵璧：“杜大爷半坡马厩的山坡上栽种各种奇花异草。杜大爷从春天开始，每天黎明时分，到花瓣上采集露水，春夏两季，共采得两陶罐，其中一罐，让我带来，赠予大家沏茶喝。”

春露香，夏露甘，用春夏采集的花露水沏茶，世上有几个人喝过？

金柄印又一次暗自叹息：杜玉田老儿，陶砚充茶盅是妙招，而这花露水，妙得就不是招了。这份礼物一出，别人再好的礼物，都显得俗气了！杜玉田老儿，你处处都要气死我哩！

众人傻愣着的时候，郑四爷连声说好好好，接过陶罐，亲自跑到后堂，烧花露水另冲茱萸簪掺菊花茶。

郑四爷转回来，往陶砚里注几滴茶，让楚灵璧代杜大爷品。再注几滴茶，让唐二爷品。唐二爷说我寻常只饮酒，不品茶，今日破例，品罢道：“果然清冽甘美，沁心润肺。”郑四爷又注，依次品茶。众人品过一齐叫好。齐明刀品过，只觉百花的香味、茶香味、陶砚的墨香味、楚灵璧身上的幽香味混合一起，冲鼻通肺，再折而上头，然后涌遍全身。齐明刀简直无法形容那种香味带来的奇异感觉。

之后，陶罐和陶砚便留下了。原来，这斗茶的佳妙形式下，还隐藏着另一个佳妙内容：向郑四爷行开业大吉的贺礼。礼品用过，便作为礼物留下，但留下不能白留下。郑四爷事后按江湖规矩视礼品贵贱付一定的回执礼金，但回执礼金只是象征性的。若真要掏钱去市场上买这样的礼品，那价钱就贵老鼻子了。可谓半赠半买，礼尚往来。

齐明刀心中发毛：自己拿啥做贺礼呢？